

期許落空的快感

游靜

美國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曾說：「如果我是一名小丑便好，這樣可讓我有最寬廣的表達。」

佛洛伊德在《笑話與無意識的關係》一書中分析喜劇材料往往來自想象與現實經驗的龐大心理落差。如，我們看着一名「勇士」將要舉起一個「鉛球」，作為觀眾我們所付出的心理準備，與我們想象「勇士」將要付出的體力及「鉛球」的重量等成正比；如果比例是對的，我們會讚歎不已，但如果這個比例搞錯了，即「勇士」原來只需要用一個手指頭便挑起「鉛球」，或「鉛球」原來不是「鉛球」而是發泡膠造的，或「勇士」原來不是「勇士」只是妄想症患者，所以他不是來舉鉛球而是要把它當保齡球玩……這些都會令我們發笑。

周星馳電影中的喜劇效果經常是建基於這種心理落差。《大內密探零零發》片首經典場面四大「武林高手」在紫禁之巔決鬥，月黑風高使出「天外飛仙」之際，周星馳甫出現，用手電筒把「高手」現形，竟是額上貼着一塊藥膏的葉孤城(黃一飛飾)、禿頭肥佬西門吹雪(黃智強飾)、矮小過人的明顯殘疾人士盲俠花滿樓(陳劍雲飾)及滿身黑痘痘的陸小鳳(文雋飾)。觀眾對武俠小說中高手比武的浪漫想象、仰慕與緊張，無論如何跟鏡頭前一批中年阿伯模樣的蛋散(零零發語)沾不上邊，於是觀眾長期從武俠小說文化累積過來的感情投資在此碰到一鼻子灰，心理預期與鏡頭前的再現之間出現龐大落差，所以我們需要把它轉化成笑。根據佛洛伊德，我們透過笑，釋放了這些心理累積的殘餘，讓我們原來龐大的投注透過錯置而獲得(同樣龐大)宣洩的快感。

喜劇，是過去三十年香港電影史上持續賣座的一種類型，雖然動作片把香港電影帶到荷里活，但卻是喜劇，長期最得香港人的歡心。香港人為啥如此需要喜劇？香港人長期積存了何等樣的心理投資需要透過喜劇來宣洩殘餘？香港人對自身文化、政治、經濟、性別角色的想象與想許，與現實經歷之間出現怎麼樣的落差，所以需要透過喜劇，來為這些落差賦予意義？Alan Dale 說，「喜劇是一個遇上麻煩的人」。香港人為什麼會長期認同這些一身是屎(屎撈人)、泥足深陷、水洗不清的反英雄？

周星馳在歐美、無論如何只是一個另類符像、怪雞作者、cult figure，但他卻是一位亞際偶像、超級巨星，在國內、台灣、東南亞、日本等，都擁有龐大瘋狂的粉絲團隊，各自覺得周星馳是屬於他們的。過去二十年，為什麼他在亞洲與在歐美的地位相差如此遠？他是否在極其寬廣地表達出一些我們在亞洲地區，共同分享的心理狀態，包括希望與幻滅、對現實的期許與失落？重看周星馳，是否可讓我

們重新認識香港，又重新認識這些周星馳屬於的地方之間可能的連繫？